

张仔戏老板

同治年间，南康进财药店老板兼开布店和杂货店，家财万贯，但刻薄奸诈，又迷信得出奇。

一天早上，进财老板喃喃自语说：“连日来，雨水下个没完没了，到店来买药的定是稀少了。今早下了拦门雨，真够呛……”他为了求得吉利兆头，便叫伙计张仔去打柴。他想：柴不就是财？于是自守柜台，让张仔上山。张仔因常受老板的气，但又无奈，只得闷头闷脑的带着绳索砍刀冒雨上山去了。

却说老板的姐夫是个赌棍，昨晚输个精光，便窜进富家大院行盗，因绊倒一跤，引起狗吠，便在忙乱中，失脚从墙头上滑跌下来，撞得头青面肿。回到家里，便去撬老婆的银匣子。老婆惊醒了，知道赌鬼回家偷东西，不由分说，便连扭带打，把赌棍逐出大门口，但他已受了骨伤，脚一拐一拐的走路。老婆才起了恻隐之心，今早带他到小舅仔的药店赊药。

他们到了进财药店，老婆扯慌说赌棍上屋顶补瓦不慎掉了下来，要赊两服跌打镇痛药。进财老板怎么也不肯赊。老板又想起今早派张仔上山打柴，无非是图个“财（柴）回”吉兆。现在财（柴）还未回，怎肯赊药散财呢？赌棍这时象个斗败的公鸡似的，不敢吭声，蹲在柜台底下。他想起一句话，才对老婆说：“你进去问侄儿他妈借点钱来买药吧。”可老婆老羞成怒，转身撑伞想走，还口出恶言道：“六亲不认，一个铜钱看得簸箕大。也好！由他自作自受，痛死也活该……”街上的狗又吠了起来，老板觉噪得吵不堪，又看到赌棍放在台柜上的雨伞，心里实在不高兴，因为他想起“伞”和“散”谐音，也属不吉利，便急忙把雨伞扔到墙晃旮里去。赌棍老婆要进屋取雨伞，但被老板拒绝进门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张仔全身雨水淋漓，两手空空的回来了。老板见了更是恼火。本想张仔挑柴（财）回，不料无柴（财）归，就迁怒于张仔，骂道：“你没有把柴挑回，该扣你一个月工钱！”张仔解释说：“我本已砍了一担柴，但过桥时，压

断桥板，跌进河里，柴被水冲了，现在只顾得有命回来，就算大吉利事了。”老板见张仔说的是，才不太计较。但眼珠一转，又狡诈地说：“平时你爱唱歌，现在唱一首给我听听吧。唱得对，免罚；唱不好，双倍罚！”张仔便唱：“雨淋我张仔，水推东家柴（财）。桥板不争气，东家要破财。”老板很不满意，便要罚扣工钱，但估计到张仔会争辩，老板还想张仔再唱，唱个好的，将功赎罪，便说起赌棍的事情求，叫他唱一首骂赌棍的歌。张仔便唱道：“恶狗汪汪吠伱（注）姐，伱姐怜夫无药除。死佬出厅未出盖（合盖），转头问你摆丝遮（私伞）。老板听了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匆匆地回屋取出雨伞向赌棍扔去。“快滚！都给我滚！”

（注）伱：你。

口述者：郭贵业，男，三十六岁，高小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南康镇居民
搜集整理者：南樵，男，四十五岁，大学毕业，汉族，合浦文联干部。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南康镇。